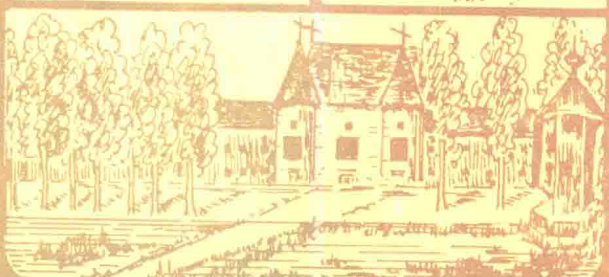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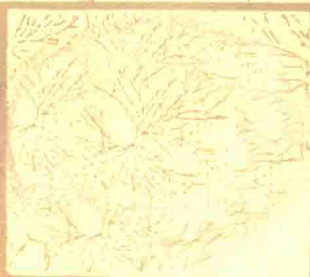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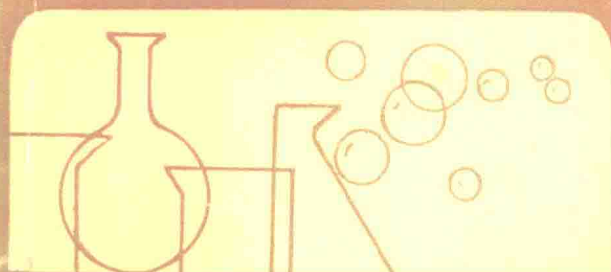


外国著名毒杀案

——检毒工作百年史

【瑞士】于尔根·托瓦尔德著



方未之 译

群众出版社

外国著名毒杀案

——检毒工作百年史

〔瑞士〕于尔根·托瓦尔德 著

方 未 之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外国著名毒杀案

〔瑞士〕于尔根·托瓦尔德 著

方未之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75印张 143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3067·112 定价：1.05元

印数：00001—42000册

目 录

一	玛丽·拉法热案件.....	(1)
二	“继承权粉末”	(10)
三	玛丽·拉法热被逮捕...	(21)
四	植物性毒药	(37)
五	尼古丁的气味	(43)
六	一个“CAUS ECÉLÈBRE” (著名案件)	(57)
七	美国胶囊	(70)
八	吗啡谋杀案	(81)
九	新的毒药和新的 检验法	(97)
十	无处不在的砒	(104)
十一	卢敦的黑寡妇	(121)

十二	速可眠谋杀案	(160)
十三	第一桩E 605谋杀案	(175)
十四	澡盆里的女尸	(190)
十五	回顾与前瞻	(204)
	重要人名注释	(206)

| 一 玛丽·拉法热案件 |

玛丽·拉法热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法国女子，在1840年初，她的梦想和打算除了她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

几个月之后，到处都在谈论她的事情。不仅是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罗马，甚至远及圣彼得堡和纽约。她被指控用毒药毒死了她的丈夫，因此弄得世界闻名。

人们很可能觉得奇怪。勒格朗迪埃是法国偏僻地区的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在许许多多的案件之中，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粗俗男子夏尔·拉法热的死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呢？是否因为这里经常出下毒犯，特别是女下毒犯，以至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特别引人注意呢？也许，这只不过是拉法热案件把一门新的科学——毒理学——推到了众目所注的位置上了吧？在这个案件中，医生和化学家第一次踏上了法庭的证人席，他们要让死者的尸体透露出毒药的秘密，而这种毒药很可能就是谋杀的工具。也可能是以上两个方面在互相影响：邪恶的下毒犯及其下毒行为强烈地引人注

目，这就使得毒理学这门新的科学具有了能轰动社会的特色。实际情况是：直到玛丽·拉法热案件结束，全世界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毒理学上，全世界都在热烈地争论：毒理学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我们还是按时间顺序来讲这个故事吧。夏尔·拉法热是一个粗野的男人，大个子，三十岁左右。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铸造商的儿子。铸造厂的厂址以前是一座修道院，厂里当时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夏尔·拉法热继承这份事业时，娶了一个有钱的德博福尔先生的女儿，并用她的陪嫁扩建这家铸造厂。扩建计划尚在进行之中，他的妻子就死了。1839年工厂关了门，拉法热处在债权人的追逼之下。他断定，要摆脱这个绝望的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再结一门好亲事。因此他委托巴黎的一个婚姻掮客替他找一个合适的太太。他从来都不过于拘泥小节，自称是外省的一位工业家兼府邸主人。

1839年8月，人家让他和一个二十四岁的孤女玛丽·（福蒂内）·卡佩尔的养父母接触。这个女子是一位上校的遗孤。上校曾在拿破仑手下服务过，虽然家境着实变穷了，但他依然骄傲得可怕而且雄心勃勃。上校夫妇去世后，玛丽的养父母，家道比较殷实但决不能算是富有的巴黎市民，把这个女儿送进了最好的学校。玛丽在学校里见到的都是高官和富贵家族的女孩子。她带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虚荣心，运用各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使她周围的人相信她是来自一个有钱的家庭，因此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从学校毕业以后，她在这个幻想世界中更是愈陷愈深。她既不漂亮又不够富有，无法在巴黎找到一门好亲事。看着她的朋友们一个个和贵族结了婚，住进了府邸，她的怨艾便不断增长。当夏尔·拉法热在巴黎露

面之前不久，她陪伴一个刚刚与莱奥托子爵结了婚的女同学，到了子爵的宅第。在她作客的时候，她朋友的珠宝不见了。子爵要求保安官阿拉尔作调查。阿拉尔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个人可能是贼——玛丽·卡佩尔。可是子爵觉得这事极不可能，不让保安官逮捕玛丽。于是她过完了作客生活，平安无事。回到巴黎时她的养父母告诉她一个消息：来了一个有钱的求婚者。

玛丽见到夏尔·拉法热时，觉得他庸俗可厌，可是他在乡间的不动产太诱人了，她马上同意和他结婚。这不相配的一对在婚礼之后，由玛丽的使女克莱芒蒂娜陪伴，立即离开巴黎去了勒格朗迪埃。一路上玛丽都在做着美梦，以为她到底当上了府邸的女主人，得意洋洋地幻想着她要怎样接待她的同学们。

然而她碰上了无边的幻灭。勒格朗迪埃，这个地名所代表的是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以及满路的泥泞，所谓府邸不过是一座半圯的修道院。一切东西都是污黑的、潮湿的、肮脏的、将要毁损的。老鼠成群出没，大白天也在房间里到处乱跑。玛丽会见了她丈夫的亲属，都是一些粗野的农民，令她作呕。而他们也带着很深的猜疑接待这位巴黎来客。没有期望中的财富，玛丽所发现的是沉重得可怕的债务。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玛丽就把自己锁在一间凄凉的卧室里，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发狂似地恳求他解除婚姻关系。她在信中说，如果他不肯，她就要吃砒霜，她带得有这种毒药。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她似乎平静下来了。面临绝境的拉法热，除了解除婚姻关系愿意作任何让步。他答应不“碰”玛丽，同意整修房屋，雇了几个仆人，还弄到了一匹乘用马。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玛丽给她的亲属和朋友们写信。这些朋友从实际情况来说都是些真正有地位的人物。玛丽在信中欢欢喜喜地讲她在勒格朗迪埃所过的快乐生活。看来她接受了她的命运，只不过又在搞她那老一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她还出人意料地把她所得到的微薄遗产转让了一部分给拉法热，又为他写了一些介绍信，让他拿到巴黎去找关系挣钱。拉法热也希望挣点钱来避免破产。1839年12月，拉法热到巴黎去了。他动身之前，玛丽在显然没有任何特殊原因促动的情况下突然立下了遗嘱，把她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拉法热，反过来要求拉法热也立下同样的遗嘱，特别是要把勒格朗迪埃的房地产遗赠给她。拉法热照办了，但他同时又背着她立下了第二份遗嘱，把上述财产遗赠给他母亲。

拉法热逗留在巴黎伪造玛丽的签名写介绍信的时候，玛丽给他写了一些热烈的谈情说爱的信。为了表示这种爱情，还把她的画像寄给了他。这画像是住在勒格朗迪埃他们家中的—个名叫安娜·布伦的年轻女人画的。后来玛丽又要求她婆婆烤一些圣诞节小蛋糕，使住在巴黎的拉法热不致于在节日里没有怀念家庭的东西。她写信通知拉法热说要送蛋糕去，还说她要在他吃蛋糕的同一时间也吃一些蛋糕，以表示对他的爱。

点心包裹于12月16日从勒格朗迪埃寄出，12月18日送到了住在巴黎宇宙旅馆的拉法热手中。包裹里装的不是玛丽所说的由拉法热的母亲烤制的小蛋糕，而是一个大蛋糕。但是拉法热没有去想它。他把蛋糕吃了一块，随后很快就痉挛起来，扭曲着身体，上吐下泻，在床上躺了一天。他觉得四肢软弱得可怕。在当时，“霍乱式的”呕吐和腹泻是一种常见

病，他没有费事去请医生，只把显然是“放坏了”的蛋糕扔掉了。

拉法热 1 月 3 日回到勒格朗迪埃。他仍然觉得衰弱不适。可是他已经挣到了两万八千法郎，知道可以把最紧迫的债务料理妥当了，这使他十分高兴，对身体的不适没有重视。玛丽热情地接待他，让他上床休息，拿野味和菌子款待他。他吃完之后，马上又一次害起那种“巴黎病”，呕吐而且发生了可怕的痉挛。当天晚上请来了给他们家看病的巴东医生。巴东也认为这是一种多少类似霍乱的病。玛丽请他开了一张买砒霜的处方，他也没有起疑心。玛丽说她需要用这种药来毒老鼠，老鼠在晚上打搅病人睡觉。

第二天，拉法热的病情恶化了。他被两边小腿的痉挛折磨着，而且口渴得要命，吃什么就吐什么。全家所有的人，还有许多亲戚，都聚到他床边。有玛丽，玛丽的使女克莱芒蒂娜，拉法热的母亲和姐妹，还有一个表妹叫埃玛。埃玛是这一家人中唯一有几分喜欢玛丽的人，她确实对玛丽深为羡慕。此外还有画家安娜·布伦和拉法热的秘书兼仆人德尼。玛丽让病人喝些饮料，服药，特别是吃阿拉伯树胶。她说阿拉伯树胶对她的身体常常有很大好处，她总是把它装在一个小小的孔雀石盒子里带在身边。拉法热的体力迅速下降，但还是没有人起疑心。1 月 10 日，找了另一位医生马斯纳来会诊。马斯纳也诊断为霍乱，吩咐给病人吃兑牛奶和鸡蛋的酒作为滋补。玛丽准备这种饮料的时候，安娜·布伦看见她从那只孔雀石盒子里取出一些白色粉末搅进牛奶中。她问这是什么。玛丽说是香橙花糖。过了一会，安娜·布伦又看见了这只杯子，病人只喝了几小口。安娜看见有些白色的小薄片

浮在牛奶表面。她觉得糖不溶化很奇怪，模模糊糊地有点不放心，就把这些薄片拿给巴东医生看。医生用舌尖尝了一下，觉得有烧灼感。但他还是不在意地说，这可能是天花板上的涂料落进了牛奶杯子。安娜觉得这个解释有些勉强，便把剩下的牛奶锁在一个柜子里。从这时起她一直密切注意玛丽，看到她偷偷摸摸地把一些白色粉末搅进拉法热母亲做的面汤里。病人喝了头一匙便大叫起来：“啊，玛丽，你给我喝的是什么东西？我象是火烫着了一样。”安娜·布伦偷偷地把剩下的汤拿走了。她后来把她的疑心告诉了拉法热的母亲、姐妹和表妹埃玛。

1月12日晚上，严冬的暴风抽打着勒格朗迪埃的古老墙壁，天上下着冷雨，狼群在嗥。这一家人这时候不单是为病人的生命担心害怕，还为他们的亲人可能死在自己妻子手中而感到惊惧。当拉法热的母亲和姐妹都聚在病人房中的时候，埃玛去告诉玛丽，说人家对她有可怕的指责。拉法热的仆人德尼报告说，1月6日玛丽曾打发园丁阿尔弗雷德到吕贝尔萨克去找药剂师埃萨蒂埃买砒霜消灭老鼠，1月8日又叫德尼本人去了一次。玛丽给了阿尔弗雷德一张巴东医生开的处方。德尼自己又在布里夫没用处方买了64喱（约合4.15克——译注）砒霜，他把这些毒药都给了玛丽。这样，怀疑就更大了。拉法热的母亲跪在儿子的床边，恳求他对妻子拿来的食物一口也不要再吃了。

在这一片惊慌、混乱和怀疑之中，唯一看上去泰然自若的人便是玛丽·拉法热。她头扬得高高地走进病人的房间，派人叫园丁阿尔弗雷德来。阿尔弗雷德证明了，两份砒霜，他自己买来的和德尼从布里夫买来的，玛丽都交给他了，叫

他拿去做毒老鼠的面团，这是事实。面团已做过了。还有一些砒霜在他手上。

怀疑减轻了。可是第二天，1月13日，拉法热的妹妹阿梅纳在玛丽给病人调制的一杯糖水的杯底看到有白色沉淀物，又起了疑心。当天晚上，第三位医生莱斯皮纳斯，在倾盆大雨之中，骑着马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上艰难地走到了勒格朗迪埃。莱斯皮纳斯根据拉法热症状的陈述，认为病人是中了毒，而且是砒霜中毒。但是他说太迟了，已经无法挽救这个濒死的人了。几个小时以后，1月14日清晨，夏尔·拉法热死了。

勒格朗迪埃这所住宅里面的激动无法形容。这一次看起来又是只有一个人——玛丽·拉法热保持着端庄和沉静。到处都在传说，一定是她毒死了丈夫。她本人则同使女克萊芒蒂娜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穿着全套丧服清理她的文件，派人把拉法热的遗嘱送给她的公证人（她还不知道这份遗嘱已无效了）。这一家人中只有埃玛一个人到玛丽那里去。这个被疑虑搞得心神不定的姑娘告诉玛丽，说是拉法热的一个堂兄弟已经上路去布里夫，要向治安官和警察报告。埃玛仍旧崇拜玛丽，但是她担心别人所告发的事情也可能有一星半点是真实的。她一时急躁，便拿走了玛丽的孔雀石盒子，为的是担心里头真的有砒霜，会成为玛丽的罪证。这是年轻人出于错误的忠诚而作出的行为。与此同时，园丁阿尔弗雷德在一阵惊慌之中，也把他手头余下的砒霜埋在花园的尽头。

布里夫的治安官莫朗带着他的文书维康和三名警察，在1月15日到达勒格朗迪埃时，情况就是上述的那样。莫朗是

个有能力的人。但是外省人士在巴黎妇女面前的不安感使他有些拘束。这位夫人的优良举止，她的全套丧服，还有黯然悲痛的神色，都使他觉得她是受了诽谤。他疑惑不定地听着这一家人的控诉，拿了安娜·布伦保存起来的物证：兑牛奶鸡蛋的酒、糖水、还有病人的“呕吐物”，所有这些东西都随便地扔在一只篮子里。园丁阿尔弗雷德经简短的询问便说出了他埋砒霜的地方，还讲了另一些事。他说，玛丽·拉法热不仅仅是在1月5日给过他砒霜去做毒老鼠的面团，在12月中前后她也去过吕贝尔萨克，回来后也给过他砒霜。但是老鼠不吃这些玩艺，在屋子里到处都还能找到这种面团。治安官把几次作的面团收集起来，还派了一名警察到吕贝尔萨克找药剂师埃萨蒂埃询问此事。

警察返回后讲的情况使治安官改变了对玛丽·拉法热的态度。玛丽确实在12月12日买了相当多砒霜。这是在玛丽送蛋糕包裹去巴黎之前，相隔只有几天。拉法热在收到这个蛋糕之后便很突然地得了病。而且几个星期之后，在1月2日，玛丽又一次去吕贝尔萨克，又要求买砒霜“治老鼠”。这事正好是在拉法热从巴黎返回的前一天。

治安官莫朗现在和这一家人一样怀疑玛丽了。他派人去找给拉法热看过病的医生。1月15日，巴东、马斯纳和莱斯皮纳斯都到了勒格朗迪埃。治安官要求他们对死者进行解剖，确定死亡原因。除了传统的尸体解剖之外，治安官心里还有另一个想法。他说，他听朋友们说过，巴黎的病理学家们可以用化学方法检验砒霜。不仅是检验食物，也检验尸体里的砒霜。特别是德韦吉⁽¹⁾和奥尔菲拉⁽²⁾两位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令人惊异的成绩。他请问三位医生，是否已经跟上了

这些新发展，能不能在拉法热案件中运用这种化学检验方法？巴东、马斯纳和莱斯皮纳斯显然被这个问题搞得很窘，可是他们又很骄傲，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他们匆匆协商了一下，莱斯皮纳斯便回复说，他们当然能够在布里夫进行必要的检验。不过他们又说要和他们的同事拉福斯和达尔贝商量，这两个人在化学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这便是毒理学的第一出大型戏剧的开场。这一出好戏将要抓住大西洋两岸几百万人的心。

| 二 “继承权粉末” |

为了把所谓的“毒理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的情况描述一下，我们需要略为作点回顾。

在此之前一百年，亨利·菲尔丁⁽³⁾曾在绝望之中呼吁，他要求找出办法来使毒药成为看得见的东西，这样才能把下毒犯吊死。这事与一个案件有关：有一个寡妇，邻居们控告她毒死了丈夫。但是既没有在寡妇的房子里找到毒药，又无法证明她曾经买过毒药。因此只剩下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证明尸体里有毒药。当菲尔丁向医生们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们回答说无法办到。

在此之前三十年，有一位荷兰医生赫尔曼·博尔哈夫⁽⁴⁾提出了一个理论：各种毒药“在赤热或蒸气状态下”各有其典型的气味。他提议把怀疑含有毒药的物质放到燃烧着的炭块上，辨别它发出的气味。博尔哈夫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提出用一种化学方法来检验毒药的人。

从古罗马时代起，医生、讼师和执法官就对中毒的症状

抱着极其不正确的观念，有些是源于迷信，有些则是观察得太不仔细的结果。当时的传说是：如果尸体上某些地方看上去“发黑、发青或起斑点”，或是“有异味”，那么这个人就是中过毒的。古代的人把尸体腐烂时出现的普通现象和中毒死亡的迹象搞混了。还有一个说法，认为中了毒的人的心脏在火里烧不化，这当然也是纯粹的无稽之谈。

在这种极其愚昧的情况下，亨利·菲尔丁，犯罪学的开拓者，要为检验毒药而大声疾呼就毫不奇怪了。在菲尔丁所处的时代，死于中毒而没有引起注意或没人疑心的究竟有多少人，单是在伦敦就无法估计，全英国就更不用说了。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以及幅员辽阔的俄国、亚洲和美洲，情形也都一样。这些人可能是死于蓄意谋杀，或成批的屠杀；也可能是死于愚昧的医术，如不幸服用了医生所给的致命药品；也可能是吃了不认识的或是未经鉴别的天然毒物。从很古的时代以来，大量的有意下毒或无意中毒事件就一直贯穿于历史之中，绵延不绝。亚里士多德⁽⁵⁾和塞尔萨斯⁽⁶⁾就知道几种有毒植物，例如毒芹和天仙子。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金属性毒药“砷”。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砷被人称作“毒中之毒”。当然，与砷并列的还有锑（含在酒石酸氧锑钾，俗名吐酒石中）、汞（水银）和磷，也毒死了不少人。在八世纪，有一个阿拉伯炼金术士杰伯⁽⁷⁾，他用砷制成了白色、无味、无臭的粉末状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这东西成了下毒者的主要药料。因为当时治安力量不足，发生在平民中的砒霜杀人事件事后都没有记录。十四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法国国王与贵族的宫廷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诸侯以及教皇之中，发生的砒霜谋杀事件也都没有记

载。象教皇亚历山大六世⁽⁸⁾和他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⁹⁾这样的下毒者已经成了传奇性人物。还有十七世纪的泰奥法尼娅·迪阿达莫⁽¹⁰⁾这样的阴险人物，她用她的“托法涅水”（就是砒霜的溶液）来达到她的恶毒目的，还把这种致人死命的药水卖给无数下毒者。还有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玛丽·马德莱娜⁽¹¹⁾也是同样地臭名昭著。她在十七世纪用一种砒霜溶液到处杀人，并也出卖她的“奇水”，生意兴隆。白色的砒霜获得了十分可怕的声誉，后来它被人们叫做“继承权粉末”。

砒霜无味、无臭，而且很容易放进汤里、烘烤的食品或饮料里，这实际上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人们也都知道，砒霜中毒的症状和当时最流行的一种疾病——霍乱——的症状几乎无法区别。治安当局和法官都无法证明死者是否确实是死于砒霜，除非是下毒者买这种毒药时行动过于公开，自己暴露了；或是正在下毒时有人看见了。

到十九世纪初，欧洲的警务组织开始形成，维克多⁽¹²⁾也在进行他的事业。可是象柏林市的市政医生格奥尔格·阿道夫·韦尔佩这样出名的一位权威人士，竟能相信死于砒霜的人尸体很难腐烂。十八世纪末，德国柯尼斯堡的医学兼法医学教授约翰·丹尼尔·梅茨格把皮肤上的青斑当作是砒霜中毒的典型征候。换句话说，他把自然发生的尸斑当作是中毒症状。但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的伟大时代开始来临，它的最初一批成果就对毒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775年，一位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¹³⁾偶然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实：砒霜加入氯水后可以形成砷酸。这种酸如果和金属锌接触就发出象大蒜气味一样的的一种剧毒气体。舍勒发现的气体就是砷化氢，它在毒理学中很快就起了